

你是我 久等的归人

Right Here
Waiting

陈麒凌

著

路途上的雨，知道的只有自己
我只擅长简单的事
手捧着一窗灯火
岁月扑面而来



联合报文学奖
首奖得主

『一个』电子杂志
常驻作家

『一个』执行主编
中年小饭作序推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你是我 久等的归人

Right Here
Waiting

陈麒凌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久等的归人 / 陈麒凌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7

ISBN 978-7-5502-5610-1

I. ①你… II. ①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7667号

你是我久等的归人

作者: 陈麒凌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唐乃馨 徐秀琴

版式设计: 刘碧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68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0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5610-1

定价: 3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路途上的雨

知道的只有自己

我只擅长简单的事

手捧一窗灯火

岁月扑面而来

你是我久等的归人

推荐序

到现在为止，陈麒凌在《一个》上发了四篇文章，篇篇都很精彩，也很有特色。那种对生活看破而不道破的老成，对感情铺垫和细节的把握，扎实又有个性，非常难得，受到我们编辑部的一致推崇。最近的《猪肠碌你吃过没》到了沸点，在编辑部盲选里得到了最高票。我们平台受众相对年轻，口味流行，编辑口味又多少有些传统（很多文青编辑），陈老师文章是优质又流行，征服了我们编辑部也征服了我们的用户。推荐给大家。

小饭

走了那么远，无非寻找一盏灯

我的编辑张馨月让我写篇序，叫我开头的时候写两句感想，说说这本书孕育了一年多，光是想书名就历时半年多，然后选文的纠结、做封面的痛苦——几千多张照片，还有无数次讨论会的激辩与推翻。编辑们的名字总谦逊地写在封底，我想在这本书开始的时候致意一下，为没人看见的时间里那些心血和执着，感谢馨月、子华、王晶、昭雯，还有小贝。

同时，也感谢友善的小饭慨然推荐，这恩情放在心里头了。

我很喜欢老杜的两句诗“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记忆中很多个夏天的傍晚，大雨将至密云满天，背着书包一路跑啊，远远看见家里的灯光，就踏实了，再大的雷声都不怕，到家了。

小时候玩过家家，百玩不厌的一种是“捡小孩”。把一堆枕头被单当成冰天雪地，然后我的妹妹坐在那里假哭，装成一个迷路的很冷的小孩。我就用张小棉被包着把她抱回家，那种暖暖的贴在怀里的感觉，很是满足。不过妹妹很快就长大到我抱不动了。

少女时代关于爱情的想象，有一幕是这样的，爱人深夜出差归来，风尘仆仆。灯下的饭桌，我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鸡蛋青菜面（当时只会做这味），然后他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吃，我看着他吃。

刚毕业那年，我住学校的单身宿舍，学校在半山腰。白天出去的时候，我总要把窗前的小台灯拧亮，为的是晚上回来，在山脚下就看到小屋的光，就好像有人在等着，多晚都在等着。

多少年了，这些事其实不常想起，直到一天有读者留言说，我在你的文字里找到了家。

忽然明白了一些事，当我独自面对着空白的屏幕，慢慢敲下一行又一行文字的时候，我在干什么、为什么？是天色将暗通往家门的小路，还是冰天雪地里的小棉被？是深夜里热气腾腾的一碗鸡蛋青菜面，还是上山的灯？如果说你能在这一行行的文字里看到温暖和光亮，那何尝不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呵。

比利时诗人卡雷姆说：“哪只蚂蚁不像你一样，舒舒服服地在草上爬行，自以为是在世界的中心。”即便是广瀚时空里一只自足的蚂蚁，也乐于晃着触角去探望另一只蚂蚁的草径或沙丘。我们上路，一心往远方去，却不知道远方有什么。我们轻易地离家，却又不承认想家。我们轻易地告别自己，却又到处地找寻自己。而路途上那些个人的高与低、晴天和雨，走着走着你是不是，忽然就不想说了？

每个人都是世界中心的蚂蚁，每个人只够刚好懂得自己。

所以我们在意那点温暖和光亮，宛若回家，家的意义就是安放吧，无论多晚都有人等着。我们走了那么远，无非是寻找一盏灯。

而一个讲故事的人能做的，只是守着这窗灯火，笑着说一句：“回来了，进屋喝杯水吧。”

陈麒凌

2015年5月22日

于龙舟水的阳江



目录

推荐序 001

走了那么远，无非寻找一盏灯 003

一只住在十七楼的羊 001

美味源 007

猪肠碌你吃过没 021

落山风 030

两边 048

平沙落雁 069

破浪 093

相见不如怀念 113

萤火 126

云上的衣裳 151

感恩的心 169

佛音碗 177

那年·初雪 187

神主牌 207

转行 217

年例大过年 228

这一季有多长 251

王子潘 280





一只住在十七楼的羊

那羊是白色的，眼睛是蓝色的，毛是白的，它住在十七楼的阳台上，每天下午三点，它就会从阳台上跳下来，在楼下的小巷子里转悠，它喜欢吃小虫子，还喜欢和人玩，它的主人是一个叫小明的男孩，小明是个很爱干净的孩子，他每天都会给那羊洗澡，还会给它买很多好吃的，小明还说，那羊是他从一个小女孩那里买来的，那个女孩叫小红，小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住在十七楼的阳台上，和那羊一样，她也很喜欢和人玩，还喜欢吃小虫子。

小明是个很爱干净的孩子，他每天都会给那羊洗澡，还会给它买很多好吃的，小明还说，那羊是他从一个小女孩那里买来的，那个女孩叫小红，小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住在十七楼的阳台上，和那羊一样，她也很喜欢和人玩，还喜欢吃小虫子。小明每天都会给那羊洗澡，还会给它买很多好吃的，小明还说，那羊是他从一个小女孩那里买来的，那个女孩叫小红，小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住在十七楼的阳台上，和那羊一样，她也很喜欢和人玩，还喜欢吃小虫子。小明每天都会给那羊洗澡，还会给它买很多好吃的，小明还说，那羊是他从一个小女孩那里买来的，那个女孩叫小红，小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住在十七楼的阳台上，和那羊一样，她也很喜欢和人玩，还喜欢吃小虫子。

小明每天都会给那羊洗澡，还会给它买很多好吃的，小明还说，那羊是他从一个小女孩那里买来的，那个女孩叫小红，小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住在十七楼的阳台上，和那羊一样，她也很喜欢和人玩，还喜欢吃小虫子。小明每天都会给那羊洗澡，还会给它买很多好吃的，小明还说，那羊是他从一个小女孩那里买来的，那个女孩叫小红，小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住在十七楼的阳台上，和那羊一样，她也很喜欢和人玩，还喜欢吃小虫子。小明每天都会给那羊洗澡，还会给它买很多好吃的，小明还说，那羊是他从一个小女孩那里买来的，那个女孩叫小红，小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住在十七楼的阳台上，和那羊一样，她也很喜欢和人玩，还喜欢吃小虫子。

他们在街市上乱转，一个人，一只羊，不知是她陪着那羊，还是那羊陪着她。

小明每天都会给那羊洗澡，还会给它买很多好吃的，小明还说，那羊是他从一个小女孩那里买来的，那个女孩叫小红，小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住在十七楼的阳台上，和那羊一样，她也很喜欢和人玩，还喜欢吃小虫子。

那只羊，终于被很多人看见了。

晚间新闻的随手拍栏目，它被人用手机拍了段视频。在世纪城名都小区宏伟的楼群间，在狭长而工整的草坪里，那只羊被拴在一段铁栏杆上，昂着头看人。有个男孩用小棍子撩它，它反应敏捷，咩地叫一声，举起两只前蹄，竟直立着要扑过来，围观的人哄地散开。它依旧昂着头，嘴里嚼着草，傲然而立。

那是只灰黑色的小羊，骨肉匀称，在羊的年龄里该是个少年，头上刚长出两茬小尖角，它很珍爱这两茬小角，没人的时候，常常自己在空气里俯冲，有人的时候，它会忽然疯起来，竖着小角上蹿下跳佯作顶人。有时候也来真的，尤其钟爱小朋友，那次就把一个四岁小姑娘的腿肚子划破了皮，幸好当时是拴着的。小姑娘嗷嗷大哭，家长来找羊算账。张奶奶这才跑出来，护着她的羊。

张奶奶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蒙古族，她长得就像历史书里的铁木真，大脸盘，疏短的眉毛分得很开，双眼细长，带着些愣愣的神气。她瞅瞅小姑娘的腿肚子说：“破了点儿皮儿没啥事，用唾沫擦擦就好了。”小姑娘的家长不乐意了，吵嚷起来说要是破伤风狂犬病怎么办这是小区公共绿化带谁让你不把宠物管好。看热闹的人多了，张奶奶害怕，一边拉着羊往家走，一边还孤单地辩着：“这是羊啊又不是狗，它天天都洗澡，它没病。”那只羊跟着她进了电梯，也跟人一样昂着头看数字键层层亮起来，后面进去的人都尽量贴着电梯壁站，只有

张奶奶一个人说话，“别害怕它不顶人，它就爱和小孩玩。”电梯停在十七楼，张奶奶和她的羊到了。电梯里的人松口气，摇摇头说现在真是养什么宠物的都有。

他们错了，那只羊不是宠物，虽然张奶奶宠它，刚抱回来的时候给它冲奶粉喝，天天拉着它出去吃草吹风晒太阳，晚上拎着一桶温水在阳台上给它洗澡，用软刷子给它刷毛，要很小心拈起掉在地上的碎毛，纸皮箱和旧报纸做的羊圈也要天天扫，扫出来的羊屎要严严实实地包上几层，要单独装一个双层垃圾袋，不能过夜，要马上拿到楼下垃圾车去扔。即使这样，媳妇还是要和儿子吵，“怕人家不知道你家几代都是牧民啊！你妈那么爱放羊怎么不回草原去呢？”吵下去便会说到做饭的老问题，媳妇是福建人，要吃米饭和精致的小菜，张奶奶总是学不来，只会顿顿做馒头和面条，媳妇就不让她做饭，宁愿下班回来自己动手。

闲着帮不上忙，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这滋味不好受。张奶奶总求邻居们给她找份活儿干，“扫大街也行，带小孩也行”。邻居都不当真，一是张奶奶的儿子在企业里大小是个中层领导，肯定不能让母亲扫大街，二是张奶奶都快七十了，人家还真不敢请。坐在家里白白等吃让她不安，有时候便故意在儿子面前嘀咕，有点儿试探的意思，“唉，我真没用，在你家啥也干不了，还是回草原去吧。”开始的时候儿子还耐心开导，次数多了儿子也烦了，再加上工作家务什么的也让人心烦烦躁，有一次就说：“那你回去吧。”

回去是不现实的，老家什么都没有了。前两年有个探矿队来打了十几口钻井，草场全被糟蹋了，老房子也好多年没修补过，冬天根本住不得人。当初收拾东西到南方城市跟大儿子住，就没打算再回去。更何况出来的时候多么风光，乡亲四邻都看着眼红，说张奶奶熬出头了，这些年的苦没白吃，总算把儿子培养成才了，以后可享大福了。

她不想回去，就不好意思再说那些话，也就是这时候，儿子忽然抱回一只小羊羔。儿子说是下乡路上捡的，媳妇却总疑心是他在哪儿买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张奶奶可算有活儿干了。她

非常熟练地给羊羔喂食，冲了奶粉用奶瓶喂，炒胡萝卜丝拌了鲜草丝喂，吃饱了又用泡泡海绵给它按摩，带它出去遛圈儿锻炼晒太阳，等儿子媳妇都上班了还给它放音乐，音量开得大大的，满屋都是凤凰传奇的歌声：风从草原来，吹动我心怀，吹来我的爱，这花香的海。

媳妇心情好的时候也会逗弄一下小羊羔，张奶奶很珍惜有了共同话题的这一刻。她一说羊就说到草原上去了，就说到那时候自己养的七十只山羊、五十只绵羊和三十头奶牛，夏天烈日炎炎雨淋脖子浑身透，冬天爬冰卧雪忍饥挨冻，春天休牧挨家挨户借钱买草料，那不肯借的人家说都没钱买草料了还供儿子念书干啥啊。她咬咬牙就是借三分利高利贷也要熬过去，也要供儿子读大学，就是要争那口气！这故事媳妇听过不下二十遍，渐渐烦了，连带对这只羊也厌烦了，因为它日渐长大，脾气和个性也跟着长，除了张奶奶谁也不让摸，又成天占据着阳台吃喝拉撒，那里本来是夫妻俩晚上喝功夫茶的地方。

张奶奶小心翼翼地寻思着儿媳可能爱听的话题，她说你们南方人吃过羊肉，但肯定没吃过古勒岱。果然媳妇很好奇，那是什么东西啊？张奶奶有点儿得意，那就得在咱们草原上吃，刚宰的羊，新鲜的羊杂切成小块满满地塞进油肠里，现做现煮，切成一片一片，蘸酱油，那个美，那个好吃！儿子在旁边猛点头，是挺好吃。媳妇说那可太不容易吃到了，谁还为此特意跑一趟草原去？张奶奶望望儿子再望望媳妇，忽然豪迈起来，“吃！八月十五咱们杀羊！古勒岱，涮羊肉，手扒肉，烤羊腿——孩子们痛痛快快吃顿羊肉！”

那只刚长出两茬小角的羊，当它每天神气地吓唬小朋友，和各种哈士奇、贵宾犬在小区草坪上快活奔跑的时候，不知它如何看待自己。在成长的环境里从没见过一只另外的羊，它会不会感觉到寂寞，或者它每天气定神闲等电梯的时候会不会从锃亮的电梯门里照见自己，它会不会明白，它不是人，也不是宠物。

保安提过意见，说羊不能吃绿化带的草。张奶奶赶紧一边拉着羊换个地方，一边有点儿笨拙地讨好保安，“羊小，吃不了多少。八月十五

就杀了吃肉，到时候请你喝碗汤。”那只羊一定没听懂他们说什么，它还是紧紧跟着张奶奶，挨着她，蹭着她，无比忠诚和信赖。她把它拴在栏杆上回家吃饭，再出来的时候，它老远就会跳跃，要奔向她的样子，好像幼儿园的孩子看见来接自己的妈妈。

有意见的人渐渐多起来，张奶奶的儿子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匿名彩信，那只羊的照片，旁边写着“羊吃绿化草”和一堆屎的照片，旁边写着“羊拉了”。关于吓着了孩子的投诉直接找到家里来，媳妇尴尬地向人家赔不是，眼神斜过来，张奶奶抓起一个塑料衣架打羊，“让你淘气，看我不抽你，我抽死你！”媳妇好声好气地把投诉的人送走，说：“快了快了，八月十五就杀。”张奶奶也在后面喊：“到时候过来喝碗汤噢。”晚上给羊洗完澡，擦干了，张奶奶默默戴上老花镜，借着阳台上微弱的亮光，看看打过的地方有没有伤。那只羊偶尔叫一两声，不知什么意思。世界上没有几只羊像它住得这么高吧，十七楼的阳台外，能看到许多灯火。

然而这回不一样，那只羊上了晚间新闻，物业公司不能再坐视不管。几番谈判交涉都是儿子出面的，没让张奶奶去，她只会说：“孩子好几年没痛痛快快吃顿羊肉了”“到时候请你喝碗汤”的话，说这些帮不上什么忙。

谈判结果是，羊可以养到八月十五，或者关在自己屋里养，或者带到小区外面养，但绝对不能再出现在小区花园里，尤其不能再吃一根绿化带的草，否则一根罚一百。

从那以后，小区里就很难见到那只羊了。

每天早上，像所有上班的人一样，张奶奶走出小区大门，一手牵羊一手拿着小凳子，保安会跟她打个招呼：“放羊去啊。”张奶奶应：“啊，放羊去。”她牵着羊走上街头，走过一间又一间招牌琳琅的店铺，走过一条又一条车流汹涌的马路，有点儿焦急地寻找一块草地，找到了，就把羊拴在树上吃会儿草，自己坐在小凳子上歇一歇脚，却仍是焦急地东张西望着，怕突然哪里跑出个人来赶他们走，等真有人赶了再

走，再往前找，城市这么大，绿化那么多，一只小羊吃不了多少的。

他们在街市上乱转，一个人，一只羊，不知是她陪着那羊，还是那羊陪着她。那种单枪匹马的架势，那种格格不入的架势，总让人不免多看几眼。那只羊仍是昂着头的样子，而她却愣愣的，不知在想些什么。会不会她牵上这只羊，就仿佛身在草原，身在家乡，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身前身后是她挨挨挤挤的牛羊，而那些还没熬出来的日子里，她是否也曾愣愣地看着它们，想从它们身上看到将来和盼头。

小区的人们见不到羊，没多久又开始觉得无趣，小朋友们缠着家长要找羊玩，忘了曾被它吓哭过。而八月十五终于到了，人们心头都紧了起来，月亮很圆的那个晚上，很多鼻子等待着又害怕从空气里传来炖羊肉的浓香。

第二天上班，小区门口又看见张奶奶出去放羊，人们松了口气，心里竟然有些惊喜。

“张奶奶，放羊去啊。”有人热情地打招呼。

“啊，放羊去。”张奶奶有点儿不好意思，把羊拉紧些，快步走过去，“没草吃，不长肉，太瘦，等过年再杀——到时候请你喝碗汤。”



美味源

。会引去出不美啊的曹家钱只回章，得非的融融风的柔道同公
同章。为画我非，王都小暗不都都李公发育！。远不划离国业工
。即去。竟央墨画

。人个三画，合画八十有放不只。小千第
。画非来往往。新画就是。关事人情画全画画画画画，画一画只
。画非中画画画画画，画来入。画画画画画，画毛画支画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画

在爱情里，一场病有时候是必要的，一方需要表现，一方需要试探，这是个好机会。



公司饭菜的风格颇为粗粝，章回只好在胃的呼唤下出去觅食。

工业园离城还远，只有这公车路牌下的小菜馆子，非此即彼，章回还是决定，去吧。

馆子小，只不过这七八张台，两三个人。

只需一眼，便能知道他们全部的人事关系。身材剽悍、打扮浓艳的妇人在柜台后面支着手臂，大声呼喝着“人来了”，瘦削敏捷的中年汉子便从报纸上蹿起来，展开一张层叠的笑脸，里间一个麻利的小姑娘早已碎步出来，手里捧着壶广东凉茶，先小心地问上一句：“凤姨，煮得饭未？”

章回点了半只葱油鸭、上汤豆苗，相信乡下地方东西实惠，要了一条清蒸桂花鱼。老板娘在柜台后遥遥推荐，“来点儿腊味好，自家腊的，没有假东西！”他不好推却，便又点了个芥蓝炒腊肉。

老板隐没在里间的厨房里，小姑娘站在门边低着脑袋一根根地扯发，乡间清静，公路上偶尔才有一部汽车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

从窗子看后院，农家的院落，澹澹的水井，累累的木瓜，鸡鸭鹅等，或呆立或闲走，或懒卧——“啊哟！”

章回被打断，惊起回头，却见门边的小姑娘正抱着脑袋闪向一边，老板娘手里提着一篮子鲜菱角，撇着嘴笑道：“不打醒你，梦就做到上